

民族非物质文化的大学传承与发展

——以侗族大歌为例

刘慧群

(湖南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湖南 怀化 41800)

摘要: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护之间由于文化信念、文化自觉的差异而难以协调,基础教育保护又由于高考指挥棒压力使得民族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将民族非物质文化从民间推向大学的象牙塔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调和方式,在侗族大歌的大学传承实践中,实现了民族文化和区域大学共生共荣的互动发展和完美统一。

关键词: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大学教育;侗族大歌

中图分类号:G125;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0)02-0104-04

1.引言

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基因,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产。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的传承难以为继,一些珍贵的传统文化形式因此正在迅速消逝,我国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幸运的是,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已经引起了来自政府、文化界、教育界和民间艺人等多方力量的重视,近年来人们开始以各种形式尝试我国民族艺术遗产的传承,探索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传承方式。在学术界,对于文化艺术遗产的传播与继承出现了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传承传统文化艺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有学者通过个案研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走进校园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传统艺术的另一种传承和发展^[2];有学者则针锋相对地强调带徒传艺是保护民间艺术遗产的关键^[3]。但无论采取哪种传承方式,要能实现非物质文化的“后继有人”,就必须培养一批愿意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传习人;而“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过程使文化得以社会遗传和再生……高等教育应该具

有文化传承的功能、文化适应的功能和文化创造的功能”^[4]大学教育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它既可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国家保护和民间保护之间的矛盾,又可回避基础教育高考指挥棒带来的种种尴尬。本文拟以侗族大歌的传承为例,试图阐述大学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相互关系。

侗族大歌是世界民族音乐的一朵奇葩,它蜚声海外,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在国内,侗族大歌参加了1953年全国民间汇演,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兴趣。1959年参加贵州民间文艺汇演,受到相当的好评。1982年参加在南宁召开的全国部分省、自治区多声部民歌座谈会演出,得到与会者一致的高度赞誉。随后,侗族大歌在国内舞台频频亮相,受到高度赞扬。很多民族音乐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学者纷至沓来,对侗族大歌及相关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种形式之下,贵州艺术专科学校在1988年创办了“侗歌专业班”,最先把侗族音乐作为专业引进了高等学校的课堂。在基层,榕江县文化馆张勇同志倡导并身体力行,从1984年开始在榕江县中小学开展“侗歌进课堂”的实验,并迅速辐射影响周边地区。在国外,1986年9月28到10月2日,贵州省黔东南侗族女声合唱团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很大的震

收稿日期:2010-01-06

基金项目:教育部“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民族非物质文化与大学教育,课题批准号:FMB080567;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的大学传承与发展,课题批准号:08JD17;湖南省社科重点委托项目:湖南民族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等级鉴定指标体系研究,课题代码:05JD28

作者简介:刘慧群(1969-),湖南怀化人,怀化学院科技处,湖南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民族非物质文化研究。

动,使欧洲人的音乐文化视野受到挑战。侗族大歌的多声合唱事实地驳斥了“中国人无多声音乐”的错误观念。艺术节主席米歇尔说侗族大歌是“清泉闪光的音乐,在世界上也很罕见的”,以及巴黎《世界报》的《动人的侗族复调音乐》的报道,给世界上一个奇迹般的影响。^[5]从此,侗族大歌作为世界民族音乐一道亮丽的风景出现在世界的面前。

但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美丽的光环下面似乎还有阴影。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民间艺术特别是口传文化和非物质遗产,濒临消亡,面临生存危机,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工作迫在眉睫。我们说,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欣赏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认同,还是东方主义观中的猎奇和探幽?不管如何,在同一文化语境包括音乐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对原生文化产生疲劳,从而导致艺术欣赏中的审美转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侗族大歌是少数民族音乐对中华民族主流音乐话语的一个重要的支援,同时,侗族大歌又是西方音乐文化视野中的一个新奇的补丁。因此,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在大学教育中审视光环下面的阴影,我们发现侗族大歌的面临很多问题,需要大学教育的积极参与及大学教授、学者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使侗族大歌走出生存危机的困境。^[6]

2. 民族非物质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的当代境遇

在“文化市场化”掀起的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以及功利主义文化飓风的浸染和影响下,大学文化正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庸俗化、趋同化、简单化、工具化的委顿状态。一百年多来,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两次大事件促使我国大学受外部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非常深远,再加之无法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传统思维定势,支配大学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然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一直以来,大学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当前,我国一些大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趋凸显甚至大有蔓延、泛滥之势:在思维方式上,支配大学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是上述提到的“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在科学研究上,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过于强调“急用先学”,过于偏重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其后果是造成我国大学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缺乏领导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在人才培养上,抱有功利主义人才观,片面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而非人才“养成”,片面注重依据产业行业短期需要而非依据教育长期规律培养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在我国大学界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随着民族文化功能当下语境的改变和“实用主

义”大学教育的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在大学文化碰撞交流和传递中几乎被遗忘和边缘化。我们不能指望在当代社会娱乐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对民族文化没有自卑心理,而对民族文化如痴如醉。一方面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功能的淡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当前的民族文化在大学传承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另一方面民族内部后天学习的崇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大学对民族文化的蔑视。^[7]这突出表现在大学对学科专业的选择上,从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到学生学科专业选择都强烈体现着对市场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追求,非物质文化学科专业或实践远不在学生的视野内。当前民族地区的大学文化传承有多少不是迎合强制性政策或者是陪衬的需要?要把民族文化发展大学喜欢的文化样式是需要花费很多的创新和提高的精力,而民族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侗族音乐的大学传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就侗族大歌的发展来看,目前有多少可以广泛传唱的曲目和影响力比较大的作品?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

在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不断撞击的严酷现实下,侗族大歌在大学发展和传承正面临着巨大挑战,大学艺术表演是目前大学传承侗族大歌的主要形式,但演绎和传承的是其符号的表征形式和表现工具(道具),侗族大歌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习俗、节气等等)却没有得到真切的诠释和发展;学生也仅仅是把这种遗产作为艺术展演的道具,其内心体验、态度、情感及价值观却因为所处文化环境的脱轨而得不到应有的提升和张扬,侗族大歌的传承也只停留于静态的徜徉。尽管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从大学参与的“第三者”角色、身份捍卫非物质文化,通过在大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利用大学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静态保护,也有学者以艺术教育活动的形式加强学生对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感知(如社会实践活动、民间文化艺术考察等实践教学及民间艺术教育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等);但都处于零零碎碎的“敲边鼓”的境地,总也走不到大学文化的中心视野。今天“欧洲音乐中心论”在我们音乐教育体制上的影响较为明显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文化传承主渠道的大学音乐教育就更要担负起建立民族音乐文化观念,加强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任务。

3. 民族非物质文化与大学教育的互动与制衡

随着人类文化的趋同化,凝结民间智慧的文化艺术后继乏人,人亡艺绝的现象屡见不鲜,致使大批文化瑰宝走向消亡或遭到严重破坏,具有先觉意识的有识之士所大力倡导的文化遗产保护,渐渐像大海深处的潮汐,从孕育到慢慢涌动,进而形成势能浩大的力量,转

变成联合国的公约以及签约国的实践。白庚胜将文化保护的形式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把文化保护的手段分为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护、教育保护、产业保护、学术保护,他认为文化保护的主体是“学者、官员、教员、普通国民、传媒工作者、法官、文艺工作者、实业家构成的联合体”。^[9]然而,数年的实践表明,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各民族文化遗产来说,国际保护有如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保护面临深层次的文化信念体系的差异而难以协调;民间保护缺乏资金,当地文化传承人缺乏文化自觉;基础教育保护面临高考指挥棒和就业压力两道不易逾越的门槛;产业保护也许发现民间文化新的生存空间,但更多把民族文化纳入功利化的生存轨道;^[10]学术保护理论的空疏和不切实际,学者们大声疾呼,却有如在空旷的沙漠上呐喊,应者寥寥无几。

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不能放弃,而是要寻找更为有效的举措来实现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它在人类文明的河流中流淌不息。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及其与教育的本质关系,它既是一种面上静态的隐形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又是一种可以传承、发展的具有教育和社会价值的文化活动,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其活态性不仅表现在其所属现实主体展现的灵动,还表现在其教育传承和发展的活力。而大学教育是传承、创造高深知识和学问并直接培养社会人才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教学和研究活动,它既是一种静态的教育组织系统,又是一种动态的文化活动。以世界为背景纵观大学历史我们发现,大学最能引以自豪的东西是经千年而不衰且日益旺盛的生命力,如许多历史名校的大学校长所叹谓的那样,“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得起漫长的、吞没一切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的思想,因为大学满足了人们永恒的需要。”^[11]大学何以具有如此超凡的稳定性?因为大学始终是人类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自由场所,始终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支撑;文化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身份,是大学的灵魂,它使大学及其成员有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明白自身角色的意义,并懂得如何扮演好角色。^[12]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博大精深,是书本知识的源泉,是高雅文化的源头,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传承与传播,也是每一个青年学生的职责与历史使命,更是大学教授的天职。在经济全球化、现代化日益加速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改革的今天,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动荡的历史变迁中日益彰显其在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价值。一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是紧迫的,许多节会民俗、表演艺术及口头传统等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日益弱化,甚至慢慢退出日常生活,更是大学教育的真空和盲区;而大学作为文化与智能的积聚地,在信息型实践与社

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二是正如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所言,大学教育“正在重组创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学科,在更广阔的人类文化背景中整合、发展民族文化的新资源,以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民族本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在经济开始步入世界前列之际,对国内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举措。大学的改革必须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合拍起时代的主旋律,发挥起承担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民族非物质文化与大学教育不论是从文化的机理看大学还是从教育的规律看文化,两者都存在着共生共荣的互动关系,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在大学教育中传承和发展并融合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才更具生命力和活力,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大学教育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制衡中才能保持内在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并凸现、张扬自己的特色和竞争力,尤其是增强地方本科院校的社会适应性、辐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大学教育体系中能实现雅斯贝尔斯对大学的“学术教学、学术研究及文化创新发展”功能的完美统一。因此对于民族区域的大学来说,应在大学物质文化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变革中守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精神引领下使大学文化“祛蔽”、“返魅”。

4. 侗族大歌的大学传承与发展路径

侗族大歌萌生于侗家人看待世界的和谐观念,又指向侗族社会重和睦讲团结、明人伦、分长幼的社会礼序。由于侗族崇尚集体性群体生活,昭示民族意志的仪式性的文化功能以及集体演唱表述的文化方式,以及由此获得文化认同的需要,使侗族大歌产生在南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13]这也正是侗族大歌至今仍然得以传习的文化和教育力量,侗族大歌也会在大学象牙塔的文化空间内获得生命的延续与价值的提升。使侗族大歌走进大学校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揉进现代意识,构建符合国家和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素质文化传承与发展体系,不仅是文化发展之需,也是大学特色凸现之要。

4.1 音乐与文化融合

民族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应该是指拥有和传承着一种文化的民族、社区或者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能冷静地看到自己文化的利弊,懂得自己的文化,认识到自己文化的真正价值,建立起文化的自尊与自信,热爱它,又积极学习异文化的长处,宽容他者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自觉,认为自己民族的音乐是落后于其他民族音乐或西方音乐,那么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就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境地。

文化自觉也是一种文化心态,它以文化自信为前提,在广采博纳其他音乐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提高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重自尊意识,特别是今天,在现代化的场域之下,各种文化间相互影响、渗入、融合,面对强大的“文化潜移”,更需要用“文化自觉”的态度去传承发展民族音乐,也只有这样,民族音乐才能在世界这个大花园中开得灿烂。从侗族大歌的传承困境看,经济浪潮中的文化主体价值观念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文化自觉。所以,大学保护与传承的途径之首,理应为提倡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引导学生走进民族“田野”中,参加各种民族文化活动,在体验与感悟中增强“文化自觉”,提高研究者和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增强民族认同感,是有效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的重要途径。

4.2 静态和活态结合

大学对民间非物质文化的保存主要采用静态传承和活态发展相结合形式。在静态传承方面,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陈列馆、档案馆及大学学报与教材等固态载体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信息储存与传播,如对于侗族大歌,一是建立侗族大歌实物陈列馆,把从民间收集到的各种侗族乐器和侗族音乐生活相关的服饰与道具等实物及图片资料进行保存与收藏;二是建立侗族大歌档案馆,利用科学技术把侗族音乐历史资料以及音乐学家收集、整理、记录的民间音乐乐谱、音像资料以及民间音乐家著述的侗族音乐志、音乐史加以收藏保存;三是深入发掘侗族大歌独特的文化资源及其音乐表现形式编写优质教材。但是这些保护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只能作为历史文物和“死化石”,缺乏生机和发展的动力,而侗族大歌只有在流动中才具有特定的永恒价值。文化保护是在流动中进行的,要保护文化就要保护理解并深入感知其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在大学中实现流动的传承,就是要培养鲜活而生动的“传习人”,因此从专业发展、课程体系、田野调查实践教学、校园文化活动与服务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普查、规划、宣传、研究等社会项目活动)等层面和维度构建传承教学体系是民族非物质文化“立体化”活态传承与发展之路,是对前者静态保

护的有效拓展和补充。

4.3 课程与学科互动

侗族大歌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内含着民族特有的认知方式、性格特质和审美意识,承载着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生命密码,她需要我们的教授去感知、去探究,并解决不同地域内的侗族大歌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这就需要相关大学的管理者和学者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学科发展视野中,以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切入点来整合其他学科并建构有特色的“学科发展”体系,有了学科平台,有了研究的学者和教授,文化便有了创新的价值,大学也便有了特色发展之路。斯坦福大学为造就“有教养和有用的公民”,与其遵循的“对旨在扩大人们的头脑和提升人们的工作能力的普通文化十分重视”^[10]的路径是分不开的。

4.4 生态与人文糅合

大学在传承和发展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要在任何一个过程、任何一个环节中将生态的元素和人文的内涵糅合在一起,才能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更生动、更鲜活。如在教学实践和研究中将民族地区千百年来的自然山水风光、民族语言、民族风情、民族风俗、民族的节日等自然和社会生活等要素融合在一起探究、感悟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创新发展。要指导学生在创作意识,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应做到保留传统但不保守,勇于创新但不脱离根本,侗族大歌流传到今天已经是经过多代歌师的改良和加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继承侗族大歌原有文化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应该在情感的抒发与表演形式、声部的组合与节奏的安排以及服装样式等方面进行改良,以适应当今社会的生活节奏和审美趋同。侗族大歌传统上是坐唱的表演形式来进行的,歌声婉转优美,但动作过于单调、呆板,不利于搬上艺术舞台。而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侗族大歌,使之走向国门,成为高雅的民族音乐精品,就要在侗族大歌表演形式方面进行实践创新。比如可以适当加进一些舞蹈动作,让欣赏者不但能聆听到美妙的大歌,还能够增强视觉欣赏效果。

参考文献:

- [1] 肖燕伶.试论大众传播媒介对新疆现代文化的传承作用[J].昌吉学院学报,2007,(2).
- [2] 轩蕾.原来蛇紫嫣红开遍——戏曲艺术在高校的传承与发展[J].艺术教育,2007,(1).
- [3] 乌丙安.带徒传艺:保护民间艺术遗产的关键[J].美术观察,2007,(11).
- [4] 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11-129.
- [5] 张中笑.走进侗族大歌[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0,(3):67-69.
- [6] 余未人.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命运[N].贵州文化报,2002-03-25(2).
- [7] 邓钧.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声形态及其文化心理特征探微——以侗族多声大歌和笙乐器为例与彭兆荣先生商榷[J].中国音乐学,2002,(2):41-52.
- [8] 白庚胜.民间文化保护诸问题[J].民间文化论坛,2004,(4).
- [9] 覃德清.人保护文化?抑或文化拯救民族?——文化保护基本理论的人类学阐释[J].广西民族研究,2008,(2).
- [10] (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27.
- [11] 睦依凡.大学的使命与责任[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7.
- [12] 张中笑.差异与成因——侗族南北部方言区音乐文化比较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1,(1):17-26.
- [13] 王英杰.在创新与传统之间[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80.

[责任编辑:周玉林]